

## “新芽沙龙”第23期

### 中美经贸摩擦得与失研判

2020年9月13日

近期，随着中美经贸代表就同意创造条件和氛围，继续推动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落实达成明确共识，持续近两年的中美经贸摩擦迎来新的缓和契机。然而，受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以及即将到来的美国大选影响，未来协议能否顺利落实仍具有不确定性，中美经贸关系仍面临严峻考验。中美两国在经贸摩擦中都有哪些得与失？未来中美经贸关系的安全性如何得以保障？本期新芽沙龙邀请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党委书记、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余淼杰，从**中美贸易摩擦的动态演变、由中美经贸特征理解中美经贸摩擦、量化分析中美贸易摩擦对中美经济的影响**三个方面就上述问题进行解读。

余淼杰教授指出，当前中国经济面临大变局中的新挑战。年中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给出定调：现在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上百年一遇的疫情。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理解：一是中美摩擦从不断扩大到全面升级；二是多边经贸合作面临停滞危机；三是全球价值链存在破裂风险。基于此，余淼杰教授对全球经济形势展开分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目前已发布三篇报告预测世界经济发展趋势，认为今年的世界产出将比去年同期下降4.9%，其中发达国家下降8%，新兴市场或发展中国家下降3%，而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

只有中国保持正向的经济增长（尽管经济增速不高）。从世界贸易的角度来看，全球贸易量将比去年下降 12%左右，其中发达国家将下降 13.4%，发展中国家将下降 9.4%。上半年的外贸数据显示，中国的贸易量下降了 3.2%，远低于平均下降水平。近两个月的最新数据也表明中国的外贸表现相对较好。目前受疫情影响，全球经济自一、二季度开始下滑了 5%左右，预计在三、四季度能够恢复到疫情前的平均水平。发达国家衰退得更为严重，而除中国以外的发展中国家其实也在衰退。中国的经济表现高于平均水平，在第二季度之后便开始复苏，而美国欧盟等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复苏则可能要等到 2021 年的第四季度才能够实现。

### 一、中美贸易摩擦的动态演变。

首先，中美经贸摩擦经过了三轮五次加征关税。第一轮加税清单是指美国对中国出口的 500 亿美元产品分两个阶段征收 25%的高关税。其中第一阶段于 2018 年 7 月 6 日生效，包括 340 亿美元的产品；第二阶段于 2018 年 8 月 23 日生效，包括 160 亿美元的产品，这一波 500 亿主要涉及中国制造业 0.5%的产品。对此，中国采取了同等规模、同等力度的反击，即对美国出口的 500 亿美元产品征收同等比例（25%）的关税。第二轮加税开始于 2018 年 9 月，美国出台了 2000 亿美元的关税清单，分两步走，即在当年 9 月先加征 10%的关税，在次年 1 月再提高至 15%。由于 2018 年 11 月初中美两国领导人在阿根廷会晤并达成初步协议，美国暂停征收 25%的高关税，因此第二步加税措施在 2019 年 1 月并未实施，直至当年 5 月 10 日美国才将税率提高到 25%。针对美国第二轮提

出的 2000 亿美元清单，中国的反制措施有所改变，同等力度依然保持，税率为 5%到 10%，但规模并不相同。这是因为美国向中国出口 1500 亿美元产品，而中国向美国出口 5000 亿美元产品，规模并不对等，因此中国采取同等比例增税的办法。这里的同等比例是指 2000 亿占美国从中国进口的 5000 亿中的 40%，而由于中国从美国进口 1500 亿美元产品，1500 亿的 40%为 600 亿，所以第二轮中国以 600 亿的规模进行反制。针对美国在 2019 年 5 月 12 日将关税提高到 15%，中国也将部分产品的关税提高到 25%，基本上确保同等力度实施。第三轮加税开始于 2019 年 9 月，美国准备将中国最后出口的 3000 亿美元产品分两个阶段征收高关税，第一阶段是在 2019 年 9 月 1 日对其中的 1620 亿美元征收 15%的高关税；第二阶段计划是在 12 月 15 日对最后的 1120 亿美元征收高关税，但由于中美经贸口头协议在 12 月 13 日达成，所以未能生效。针对第一阶段，中国的反制规模是 750 亿美元，税率为 5%到 10%。由于中国从美国进口的规模为 1500 亿美元，而上述几轮合计为 1850 亿美元，因此说明其中有些产品被重复征税两次。以上即为中美贸易摩擦三轮五次加征关税的基本事实梳理。

美国从中国进口的 5000 亿美元产品对美国经济有何影响？美国从中国进口的产品主要分为中间品、资本品与消费品，由于在第一轮 500 亿产品中，消费品只占较低比例，因此美国民众起初并不在意是否对中国加征关税。第二轮 2000 亿美元征税清单中消费品比重为 24%，而在最后 3000 亿的征税清单中消费品比重达到 40%，比重不断上升，物价随之上

涨，中美贸易摩擦对民众日常生活影响日益凸显，因此美国民众开始普遍反对特朗普当局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

目前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中有多少受到不公平高关税的对待？数据显示，1986年中国还未加入世贸组织，出口至美国的产品中39.1%被征收高关税。2017年贸易战还未开始前，中国8%的产品受到不公平的所谓的反倾销、反补贴高关税对待。贸易战开始后，美国的征税清单在2018年9月前为500亿美元规模，9月后又开始第二轮2000亿美元，总计2500亿美元，占中国出口至美国产品规模总和的50.6%，即约一半的产品受到不公平对待。第三轮征税后比重更高，68.5%的产品受到不公平对待。若12月15日第二阶段制裁实施，那么96.8%的产品将受到高关税影响，但好在目前双方就解决摩擦达成共识，因此目前仍有68.5%的产品受高关税限制。换言之，现在中美经贸协议第一阶段的签订不代表中美贸易战结束，只是说明中美贸易战划上了一个逗号，因为中国现在出口到美国的3700亿美元产品依然受到高关税影响。反过来看，美国出口到中国的产品也依然置于高关税影响之下。

为何第三轮加税清单中的3000亿美元要分两步走？余淼杰教授指出，因为消费品及中间品出口的时间峰值不同，9月份的产品清单出口的峰值是每年的8月，所以特朗普团队经过精密计算选择了9月启动征税，如果选在7、8月份征税，美国国内消费者必定会感受到物价的上涨，这对特朗普不利。而12月15日征税的产品清单峰值在2016年是10月，在2017年是10月或感恩节的11月，在2018年是11

月，因此美国选择这个时间节点也是为了规避购物高峰期。

第二，中美目前已进行了 13 轮经贸谈判，并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第一轮谈判于 2018 年 2 月份启动，中方基本上是由刘鹤副总理牵头，美方代表则不断更换，一开始是美国财长姆努钦、商务部长罗斯，后来主要是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经过 13 轮艰苦谈判，中美在 2019 年 12 月 13 日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文本，1 月 13 日至 15 日签订协议，2 月 14 日协议正式生效。该协议主要包括八项内容：第一项强调中国在 12 月 15 日之后对美国进口的部分产品不再加征关税，美国同样取消从中国进口的最后 1120 亿美元产品的关税。第二，中国承诺扩大进口，但有两个前提，一是在 2017 年的基础上扩大进口，二是扩大进口的总额为 2000 亿美元，具体而言 2020 年是 767 亿美元，2021 年为 1233 亿美元。（为什么要在 2017 年的基础上？是因为 2017 年是中美贸易战开始前的一年，中美经贸总额此时达到高峰。）此外，协议强调这是一个市场行为，中国政府没有不同意中国企业从美国扩大进口，但假设美国提供的农产品或制造业产品质量不过关，中国企业因市场行为不选择从美国购买产品，则并非中国政府的责任。同时，如果出现不可抗力因素，如今年突发的新冠疫情，那么中方有权暂停协议的实施。第三，农业方面，中国要增加购买美国的食物、农业和海产品共计 500 亿美元。第四，加强保护商业秘密、地理标识、商标，加强打击盗版。（地理标识有助于确定产品所属国家或原产地，以便准确地计算其附加值。）第五，中国在透明、公平和正当程序下进行技术转让和许可。第六，扩大银行、保险、证券

和信用评级等方面的准入。第七，避免人民币竞争性贬值。

（实际上，中国政府其实没有动机进行人民币贬值，虽然贬值通常有利于企业出口，但从国家战略来看，中国产品的出口结构与东南亚国家产品的出口结构非常类似，人民币贬值其实是在抢东南亚国家的生意，东盟自贸区和“一带一路”战略则会受到影响。）第八，加强双边磋商关于经贸争端的解决机制。

目前中美两国互相征收的产品关税有多高？2020年3月份的数据显示，中国对美国征收的关税为21.1%，美国对中国则是19.3%。似乎中国的打击力度更大，但其实不然，因为征税力度需要与贸易战开始前的关税比率相比较。此前中国产品卖到美国只需要征3.1%的关税，而美国产品卖到中国需要征8%的关税。根据WTO的规定，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标准不同，美国作为发达国家关税较低，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关税可以很高。比较双方的关税增幅可以发现，贸易战中美国的关税征收力度其实更大。

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落实情况如何？根据美国发布的数据，上半年中方完成采购目标的一半。疫情重袭之下，中方也并未以不可抗力因素推诿。具体而言，中国在2020年扩大进口767亿美元，其中农产品125亿，能源185亿，服务128亿，制造业329亿。经贸摩擦以前曾是中美关系波动的前线，现在某种意义上说反而成为了中美关系唯一合作的领地。经贸关系曾经被官方称作“压舱石”，但现在“压舱石”压不了舱了，比较准确的应该说中美经贸关系成为了阻止中美关系继续恶化的“刹车器”或者“黑暗中的一盏明

灯”。

为什么这么讲？因为从 2018 年初开始，至少有 22 项措施可以表明中美关系在不断恶化。2018 年初是“特殊 301 调查”，主要针对中国产权方面的产品；“232 调查”对中国钢铁领域进行调查随后准备征收高关税；“反倾销、反补贴、特殊保护机制”则要求对特殊产品征收高关税；“337 知识产权调查”与“特殊 301 调查”大同小异；美国多次称中国是汇率操纵国并进行了四到五次调查，最后因证据不足不了了之；2019 年 8 月，美国直接将中国定为汇率操纵国，签署中美贸易协议后又将其取消。中国任何对美出口和投资都要经过其所谓的国家安全调查，如果内容真的涉及到美国国家安全倒可以理解，但实际上很多调查都毫无道理。比如中国的汇源收购了美国加州的一家猪肉公司，美方宣称这危害了其国家安全，实在令人匪夷所思。美国的打压还包括出口管制、经济制裁、通讯产业脱钩、干涉中国内政等等。例如针对中国提出《美国反海外腐败法》；以疫情为由对华进行诉讼；撤销中国电信在美国的牌照；点名指出中概股存在风险；批评香港“国安法”，驱逐中方媒体；拒绝承认中国在南海的主权；推动盟友禁用华为，TikTok 在美业务也受到压制。美国在 8 月关闭了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其国务卿在尼克松图书馆的演说中全面否定 50 年来美国的对华战略。综上，美国近年对华打压涉及贸易、金融、科技、卫生、外交等各个领域，中美关系正不断恶化。

## 二、从中美经贸特征理解中美经贸摩擦。

特朗普当局对中美经贸关系的一贯认识没有改变。他认

为贸易顺差是好事，贸易逆差是坏事；中美双边贸易失衡是中方补贴或其他不公平关税政策造成的；解决中美双边贸易失衡只能通过提高中方对美出口品关税来实现；中方不应出口高科技产品与美国抢占高附加值市场，中方应待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美方应保持在全球价值链高端的垄断地位。包括美国经济学家在内的全球多数经济学家都不同意特朗普的前三个观点，但第四点可能就不仅限于特朗普的意见，在美国国内有一定的市场，即认为中国应生产劳力密集型产品，挣低端的钱，不应出口高科技产品来抢美国的饭碗。这也表明，美国已经把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了。

余淼杰指出，在分析上述观点之前，有必要理解全球价值链的现状。以 iPad 作为全球价值链的范例来看，第一代 iPad 主板内的每一块芯片都是由不同国家生产的，但基本上都有一个特征，即研发在北半球发达国家，生产装配在南半球国家。第二个例子是波音 787 客机，它的每个零部件也都是由不同国家生产的，特殊之处在于参与方都是发达国家或经济体，而没有任何发展中国家，可以看出作为高科技代表的大飞机生产都垄断在发达国家手中。

余淼杰认为，特朗普对于中美经贸的四个认识没有一个能站得住脚。

首先，美国双边贸易逆差不见得是坏事，中国巨额的贸易顺差也不见得是好事。一方面，贸易逆差意味着美国向中国融资。2016 年中国的贸易顺差是 2500 亿美元，2017 年是 2750 亿美元，2018 年是 3000 亿美元，2019 年差不多也是 3000 亿美元。对美国而言，贸易逆差是指中国的商品卖到美



国，中国企业从美国获取了利润，拿回了这笔钱。但问题是中国企业拿到这笔钱之后要进行投资才能发挥效用，而大量的中国企业其实通常用挣到的美元去购买美国国债。数据显示，中国每年基本上有 35%到 40%的外汇储备用以购买美国国债。同时，中国购买的美国国债占美国总国债额的 5%到 8%，中国投资者持有的美国国债占外国投资者持有美国国债的四分之一左右。因此中国企业把产品卖给美国，挣得的大量美元实际上又用以投资了美国的发展。

另一方面，贸易逆差对中国也未必是好事情。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没有外汇储备，适度的外汇储备非常重要。现有的 3 万亿外汇储备却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保值增值的压力，目前放眼全球除了中国以外最好的投资机会是在美国。第二，过度的贸易顺差会导致输入型的通货膨胀。中国一年对美贸易顺差为 3000 亿美元，央行规定，企业拿到这 3000 亿美元必须将其中的二分之一卖给央行，即 1500 亿美元。根据汇率换算，也就是中国人民银行大约要给企业一万亿人民币，企业拿到一万亿之后存到银行，银行又贷出去 80%左右，借贷的人再将其存入银行，银行又可以进一步放出贷款，这样一轮轮进行下去，原本的一万亿人民币将变为 5 万亿人民币在市场中流动。同时，因为市场的产品并没有发生变化，所以过多的货币追逐等量的产品将造成通货膨胀，即所谓的输入型通货膨胀。2019 年中国的 GDP 约为一百万亿元，广义货币供应量(M2)为 2%，所以 5 除以 200，通货膨胀率会增加 2.5%。正是因为财政政策的持续对冲，每年通货膨胀率才没有增加得如此迅速。

其次，中美双边贸易失衡是基于两国要素禀赋差异的比较优势导致的。特朗普认为高关税是贸易失衡的原因，那么加入签订贸易协议之后实现零关税、零补贴、零壁垒，中国就不会有贸易顺差吗？答案是一定会有的。可以看到，即便受到疫情影响，2020年的贸易顺差还是非常可观的，这是由两国的比较优势决定的。可以从两类产品入手，一类是劳动密集型产品。中国蓝领的月均工资是750美元，而美国是4200美元，前者的工资差不多是后者的五分之一，但是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达到了美国的45%，因此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加工贸易的特征是两头在外，即进口和出口都在外国，中国还大量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1994年到2007年的这段黄金时期，加工贸易占中国出口的50%以上，现在有所下降但还是占总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绝对数量仍然很高。

此外，特朗普认为中国征收的关税高，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中国的关税在入世之前是比较高的，入世后中国非常好地遵循了WTO的规定，到现在平均关税已降到7.5%，加权平均则是4.4%。日本、美国和欧盟处于2%-3%左右，但他们是发达国家，而相较印尼的6.8%和印度的7.6%，中国的4.4%在发展中国家当中是最低的，甚至比作为发达国家的韩国的9%还低。特朗普还称中国采取大量出口的补贴政策，但反观美国却同样有很多。有三个维度可以说明：一是过去有现在取消了，比如摩托品牌哈雷，原本在80年代美日贸易战中哈雷差点破产，美国直接采取高关税保护，对进口的铃木和雅马哈摩托车增收高关税，日本摩托车无法进入，哈雷得以

存活；二是过去和现在都有，典型例子如白糖，南美或其他地区的白糖至今难以进入美国市场；三是为了应对中国的反制关税，特朗普给予农场主 280 亿出口补贴，这是过去没有现在新增的。

第三，经贸合作才是解决双边贸易失衡的正确途径。特朗普对中国征收高关税这一解决方案并不合理，因为任何一个主权国家对别国征收高关税，另一个国家一定会采取反制。特朗普的所作所为是否意味着回到了奥巴马时代？实际上，尽管二者的目标是一致的，但特朗普更为自私，始终宣称美国优先，而奥巴马只要求美国五年内实现出口翻倍。中国对摩擦的解决思路是，美国不要对中国征收高关税，但是中国可以扩大进口，一方面可以增加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顺差，另一方面中国的产品和企业也不会受到负面影响。由此可见，特朗普力图分蛋糕，我多分一点，你少分一点，而中方的意思是不要抢这个蛋糕，而是一同把经贸蛋糕做大，扩大进口，对方也不要加征高关税。

最后，让中国一直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是标准的历史虚无主义观点。美国一开始就处于全球价值链的高端吗？当然不是，美国在 1894 年取代英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国家，直到二战后才走到价值链高端，同样经历了不断爬升的过程。其次，中国无法始终停留于劳动力低端，中国的劳工成本明显上升，人口红利缩减，劳力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下降。同时，中国也没有必要一直处于价值链低端，因为中国产品的出口质量一直在提升。

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是否会因中美贸易摩擦或

疫情影响而被取代？答案是绝对不会，反而会更加巩固。入世前的全球贸易拓扑图显示，全球价值链主要包括以德国为中心的欧盟和以美国为中心的北美及亚太地区，美国通过日韩连接中国。但现在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由当时的双核心变成了三足鼎立。欧洲依然是以德国为中心，美洲依然是以美国为中心，但贸易伙伴主要是墨西哥和加拿大，与其他国家虽有贸易但总量较少。而以中国为中心的亚太经贸体系已经形成，美国、中国和德国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三个中心的结构非常明显。

如何重构以中国为中心节点的全球价值链？第一，提高国内产品附加值，中国的贸易比重下降并非坏事，说明国内产品的附加值在不断提升。第二，发展数字导向和知识密集的全球价值链，这并非是指技术导向或者技术密集，因为单纯拼技术是无法与美国和德国相比的，但是在数字经济这一领域由于中国与美、德基本同时起步，发展水平相近，因此更容易实现弯道超车。

目前全球化的核心并未发生改变，但面临着新的挑战。一是美国优先，逆全球化势力抬头，二是以世界贸易组织为主的多边合作机制不断被破坏。世贸组织具有争端解决机制，若两个成员国因为某产品产生争议，可以诉诸争端解决委员会，委员会有义务在 18 个月之内做出裁决，若一国行为被判定为不合理则另一方可以征收高关税。该机制原本是良好有效的，然而美国认为自身利益受损，便阻挠委员会内的法官上任使该组织几近停摆。但另一方面，生产的地区化和贸易的全球化并未因特朗普的保护主义发生根本性改变。同时，

虽然世贸组织难以发挥作用，但全球让位于地区，地区经贸合作的多边机制在不断加强。一是以美国为首的美加墨自贸区，二是日本主导的全面进步泛太平洋贸易协议（CPTPP）。对中国而言有两个机制很重要，一是区域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即“10+6”，包括东盟十个国家以及中日韩、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印度原本也在内，但由于是中国主导，印度担心取消关税后中国产品抢占印度市场，因此不太愿意加入这一机制。二是“一带一路”，特别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与区域经济伙伴关系有重叠之处。

### 三、量化分析中美贸易战对中美经济的影响。

第一，如果美国对华征收45%的关税，会对中美经济产生什么影响？若美国对华全口径征收关税，贸易壁垒（包括关税及非关税）达到45%，结果将取决于中国的反应，其中共有四种情况，这里只说两种。一是美国对中国所有产品征收45%的高关税，中国同等力度反制。根据对全球62个国家的大量数据模拟结果显示，有两个国家受损最严重，第一是美国，第二是中国。美国受损很容易理解，而中国受损的原因是产品因征收高关税无法出口到美国，出口部门就业受到影响，而反制美国高关税的同时拒绝美国的进口产品，国内物价也会上升，所以中美两方都会受损。但中国可以做得更好：比如在同等规模和同等比例反制美国之后，扩大对其他国家特别是欧盟国家出口贸易伙伴的开放，由此通过模型重新计算之后发现，62个国家中美国依然受损，GDP下降0.6%，中国在62个国家中排在中间，会有部分受损，但并没有第一种情况严重，新加坡等国家则会得利。这表明，应对美国

贸易战的最好办法是对美国以牙还牙，同时扩大对其他国家的开发，这与目前提倡的构建全面开放的新格局其实是一脉相承的。

第二，我国对美国实施三轮反制关税，效果如何？从2018年贸易战开始到2019年底，中国开展了三轮反制关税，对象是进口额比较高的产品。主要有两点发现：第一，中国的反制关税导致从美国的进口下降，具体金额为中国的反制关税每上升1%将会导致0.5%的进口下降。由于中国的反制关税是从8%提高到20%，因此中国从美国的进口总额就下降了6%。第二，由于中国从美国进口的产品基本上都是中间品，中国又进行了大量加工，所以中国向美国的出口也下降了，这也导致其他的连锁反应。

第三，中美贸易战对中美服务贸易（高等教育）有何影响？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出口量扩张迅速，企业争取利润，民众生活水平提高，能够支持更多的留学生接受高等教育。这表明，中国商品贸易顺差中争取的部分资金被用来购买美国的高等教育，换言之造成了中国服务贸易的逆差。中国在美国的留学生数目相对其他国家来说是巨大的，赴美留学人口的增长与贸易自由化具有正相关关系。研究显示，近两年的中美贸易战使美国失去了约11.5亿美元的学费收入。

余淼杰教授指出，近两年关于中美贸易战他做出了不少预测，都比较准确。例如，2018年8月提出美国一定会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出口品加征关税，但不会对5000亿美元中剩余的3000亿产品加征关税，理由是500亿满足不了特朗普的胃口，但5000亿风险又过高，因此美国会分步实施。

第二，2018年9月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跌到7左右，大部分经济学家都认为人民币将继续贬值，他则坚持认为人民币一定会升值，不会破7。这是因为尽管人民币贬值有利于短期内中国产品的出口，但弊大于利，会影响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出于政治考虑央行只会让人民币升值。第三，2019年初提出美国与中国90天休战到期后会继续休战，结果是3月底美国继续谈判，到5月份则取消高关税。随后他判断2019年6月G20日本大阪峰会时中美两国领导人会再见面，当年美方会对最后3000亿美元的中国出口品加征关税，但时间不会长。2019年12月他又提出，中美经贸协议一定会在两周内完成，因为特朗普选择12月15日加征3000亿美元产品的高关税，这个节点恰好是圣诞节前夕，民众都会去购物，如果物价上涨必定会对其造成不满，不利于总统大选。另外，当时出现“通俄门”事件，特朗普需要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来转移注意力。此后他又指出，从2019年12月15日起3个月内人民币兑美元会上升到6.8，因为中美经贸协议达成谈判对美国有利好，但是对中国有更大的利好。基于今年1-2月国内出口数据，他指出从3月起，我国出口会改善，今年贸易顺差可望达到2.5万亿元以上，这是因为我国的出口在不断改善，出口转内销并没有那么迫切，所以出口量会赶上。而由于上半年的贸易顺差是1.2万亿，下半年由于民众反弹性的购物需求，贸易发展一定会比上半年更好，由此可得出2.5万亿元以上的预测结果。

对于中美关系的走向，余淼杰教授认为，第一，人民币走势长期而言是升值的。而近期在美国大选之前人民币也将

会是升值的，因为近期以来特朗普大量“放水”，而央行并没有“放水”。第二，中美之间的摩擦必定加剧，因为美国明确将中国作为战略竞争对手。学界原本认为中美关系会在2026年或2027年达到最激烈的竞争态势，但由于疫情的出现这种情况可能要提前。美国的工商业界在商言商，追求利润最大化，希望和中国发展良好关系，但由于中美经贸关系已经上升到国家性战略地位，那么商业利益也只能服务于国家战略。中国希望合作共赢，但至少从美国的角度来看“新冷战”已经开始。7月底中央政治局会议指明“和平和发展是时代的主题”，这是定心丸，因此中国应该有定力，有理、有利、有节地进行应对，“以斗争求和平则和平存”。目前中美关系可以用“长期竞争、有限合作、力求共存”来总结，美国既然已经将中国定义成战略性竞争对手，那么中国就不得不站出来，但同时中美又有许多方面需要合作，因此目标则为“力求共存”。此外，今年12月21日G20峰会上中美两国元首可能会见面，这对中美关系而言将会是一个正面的转折。

最后余淼杰教授总结称，特朗普上台之后不断升级中美经贸摩擦，如果中美“贸易战”全面开打，对美国造成的负面影响会更加明显。中国最好的应对方式是扩大开放，应对中美关系最重要的是保持战略定力，做好自己的事情。

在问答环节，余淼杰教授就发言中的热点话题及听众感兴趣的问题进行回答。

**钱乘旦教授：**中美经贸的摩擦与交锋其实对双方都有伤害，但美国在交锋中不见得能够占多大上风，中国在交锋中



也不见得会吃多大的亏。我的问题是：美国人是否感觉经贸方面占不了太大便宜，因此开始将战场向其他方面转移，比如说转到外交、政治、军事等领域，或者说转到中国的周边国家和港澳台地区？

**余淼杰教授：**的确如此。因为在中美经贸摩擦的互动过程中，美方最终发现自身能够得到的好处不多，许多美国经济学家研究的基本结论是美国的损失会更为严重。实际上，美国很早之前就希望将战场从贸易领域扩大到金融、科技等层面，但由于中方采取了正确的应对措施，在 2018 年和 2019 年争端基本上都是被控制在贸易领域。现在因为中美双方签订了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贸易争端基本上可以画一个逗号了，因此美国试图将战场扩大到其他领域。但反过来看也很有意思，中美签订协议后，贸易反而会成为两国关系比较好的方面。

**听众：**中美多次会谈中有一个关键词，美方明确要求中方进行深层次结构化的改革，这个词的含义是什么？目前似乎没有一个权威完整的解释。

**余淼杰教授：**如果是在经贸领域，美方对“结构性”表达得很充足，它不仅是指进口和市场准入的问题，还包含其他相关内容。中方对此的态度始终是比较开放的，认为可以做，本来也一直在做，比如说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中方领导人在 2018 年 4 月博鳌论坛上就已经做出这样的决定。同时，结构性的改革不只针对中国，我们要求美方也做出相应的结构性改革，这在经贸协议中同样有所体现。

**听众：**有学者提出，中美应当在双边关系发展的新时期

逐渐建构、学习并适应双边互动的新规则。甚至言词激烈的蓬佩奥也在演讲中表达了不希望中美关系“泛政治化”，希望对不同的领域和维度进行切割，政治上的分歧不要扩大化到其他领域的合作。上述倡议有希望得到中方的回应吗？这样的政策又是否符合中方的长远利益，是否可行？

**余淼杰教授：**对中美关系我们要做一个基本的判断，现在是典型的“树欲静而风不止”。有一些文献美国方面其实是公开的，特朗普或蓬佩奥的讲话固然表达他们的观点，但可能由于特定环境而未能反映其真实意图，重要文件是能够比较好地体现他们的观点的。我建议大家看几个文件，如“特朗普政府涉华重要战略文件选编”，内部包含“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方针”。阅读过后任何的幻想都应该丢弃，其中没有任何的阴谋，都是阳谋，中国比较清醒地认识到对于中美关系在努力争取的基础上要做好适当的应对。

**钱乘旦教授：**社会上也有这样的说法，而且说的人还很多。这样一种观点总体上出自一个基本判断，就是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这当然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学术问题，可以在学术领域进行讨论，但是“修昔底德陷阱”这个命题提出来不是一个学术的概念而是一个政治的概念。我指的不是 2500 年前那位古希腊历史学家，而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艾利森提出的修昔底德理论。这个理论基本的出发点是：中国挑战美国，所以美国是被动的，美国就一定要反击和还手，中美关系恶化的责任是在中国。我对现在中美关系的基本判断与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完全不同，我的基本结论是，因为美国是“老大”，而整个 20 世纪美国都奉行“老大”打“老二”

的外交传统，这个“老二”是谁无所谓，谁是“老二”他就打谁。20世纪美国打的几个国家都是“老二”，与意识形态、文化背景和文明差异都没有关系。美国这样的习惯性思维其实来自英国，英国当时作为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采取的一系列外交手段就是打“老二”，在两三百年称霸世界的过程中打的都是“老二”。现在不幸的是中国不巧成了“老二”，所以“老二”要挨打了。我想提的问题是：我们已经知道在中美贸易摩擦当中双方都会受到伤害，中国的普通老百姓也许更关心的是自身会不会受到影响？以及会受到哪些不利的影 响？

**余淼杰教授：**谢谢钱老师的解读，非常深刻。中美经贸摩擦对老百姓的影响最简单的一点是家长要不要继续送孩子赴美留学，我个人的观点是要谨慎。比如说受疫情冲击，中美间的机票甚至高达 20 万元，另外如果从中美经贸角度来看，未来中美关系会更加复杂，去美国留学的吸引力可能也会大大下降。其实我个人从来不太鼓励小孩中学时期就去海外留学，因为首先假设这个孩子能够考上 985 高校，以后要回国发展，那么中学时期就没有必要赴美留学，当然如果原本就想在美国发展，那么去得越早越好。在中美关系这么复杂的情况下，我个人并不认为去美国留学是合适的选择。我们也有研究生同学准备去海外留学，拿到了 offer 但是没有办法拿到签证，这并不是个体现象，长期来讲可能都会是普遍存在的情况。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院长钱乘旦教授在会议总结时指出，余淼杰教授的报告有理有据，引用了大量经济学

数据，这些数据是我们一般听众所不掌握的。听众可能对经济学领域不是很熟悉，对这些数据理解和接受的速度也没有那么快，但是很多结论和问题是要靠事实来说话的。余教授报告的精彩之处是以经济学数据作为基础进行分析，然后得出推论，最终给听众一个结论。我们做学问要学习这样的学术方法，用事实说话，通过事实来进行讨论，然后拿出结论。至于说争论的结果是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接受，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同样，一个国家在制定包括外交政策在内的各项政策时，在处理与其他国家的政治关系、文化交流关系等相互间的或多边关系时，也要以事实为依据进行讨论，陈述我方的观点，伸张我方的诉求。关于中美经贸摩擦中谁更吃亏的问题，今天余教授已经以他的方式告诉了我们答案。希望未来有更多机会和大家一起探讨区域与国别研究的相关问题。